



“写《月光蟋蟀》，让我有机会当了一回蟋蟀”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赵丽宏

□本报记者 教鹤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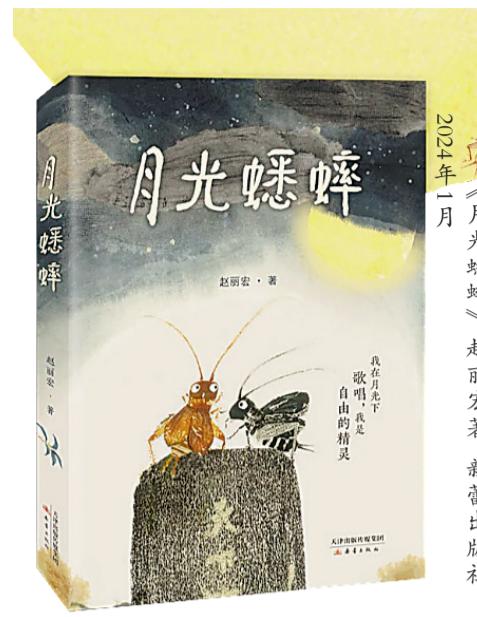
记 者：赵老师好，祝贺您的《月光蟋蟀》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中外儿童文学史上，以昆虫为叙事主人公的童话作品并不少见，E.B.怀特的《夏洛的网》、安徒生的《甲虫》、叶圣陶的《蚕和蚂蚁》等，都塑造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昆虫形象。获奖作品以蟋蟀“铁头”和“玉顶”作为童话叙事的双主角，这样的选题和构思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赵丽宏：我一直认为天下的一切生命都是有灵性的，走兽、飞禽、昆虫、鱼，甚至树木花草，都和人一样有意识有感情，有它们自己独有的语言和交流方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认识。我养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猪、鸡、鸭、鸽子、麻雀、蝈蝈，当然还有蟋蟀，花心思最多的是它。那时候养蟋蟀是为了斗蟋蟀。但是我比别的孩子多一个心思，我觉得蟋蟀唱歌好听，听它们唱歌，让我心情愉悦，让我生出很多奇思妙想，还可以吹口哨模仿各种各样的蟋蟀鸣叫。我觉得那些蟋蟀就是我的朋友，也发现天下的蟋蟀每一只长得都不一样，鸣唱的声音也不一样。这和我们人类世界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

《月光蟋蟀》写作花费的时间不算很多，但我在心里酝酿这个故事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从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心里一直有这个故事。写作的时候，我耳畔是一片蟋蟀的鸣唱声，这是大自然的声音，也是记忆的回声。我在城市生长长大，但更热爱乡村，因为乡村有自然美景和天籁之音。小时候我经常去农村，最喜欢在有月光的夏夜，坐在田野边听昆虫的鸣唱，那是无比美妙的生灵大合唱，而昆虫的鸣唱中，最动听的是蟋蟀的歌唱。我曾经想：蟋蟀唱得这么好听，它们在唱什么呢？大半个世纪之后，我“返老还童”，试图用《月光蟋蟀》来回答童年的问题。

记 者：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月光蟋蟀》至少有两种“读法”，其一是带入蟋蟀“铁头”和“玉顶”的视角，读到的是一个逃离人类圈养和格斗命运，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的故事；其二是带入孩童“亮亮”和“灿灿”的视角，读到的是一个克服“玩闹”天性，理解爱护动物、爱护自然意义的故事。甚至还可以带入“纸先生”“舅舅”等成人视角，反思那些习焉不察的成人社会逻辑背后隐藏着的趋利与自私等问题。不同的阅读方式，会看到迥然相异的故事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具有成长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童话作品的理想读者是不是也不局限于少年儿童？

赵丽宏：谢谢你读得那么仔细，发现了我这部小说写作中的一些良苦用心。传统的童话是



把世间的一切都拟人化，动物植物甚至各样无生命的器物，都能像人一样开口说话，和人交流。实际上是把所有一切都变成了人。《月光蟋蟀》不是这样，蟋蟀是蟋蟀，人是人，昆虫和动物有灵性，有感情，有思想，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法说人话，无法直接和人交流。人和动物之间必须通过特殊的也是自然的方式互相了解，产生交流，这样更有一种真实感，但也给写作增添了难度。你说得对，《月光蟋蟀》中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叙述视角，有蟋蟀的视角，有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视角，也有叙述者的万能视角。不同视角的切换融合，让不同的生灵有机会交流，也成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一种动力。

《月光蟋蟀》的读者大多是孩子，也有很多成人，甚至有些老人。一些热衷养蟋蟀的朋友，也喜欢读这本书。小说中的蟋蟀故事尽管虚幻荒诞，但源头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小说中有一个细节，玉顶进入纸先生的蟋蟀房后发出鸣叫，屋子里所有的蟋蟀立即停止鸣叫，再也不敢发声。这个细节初稿中没有，我和一位精通蟋蟀的朋友聊天时，他告诉我自己曾亲身经历过，并说这是“王者之声”。我在小说中添加了这个情节。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文本的“成长性”之一。

记 者：“斗蛐蛐”是从古代就开始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玩乐的记忆。但这部作品借蟋蟀之口，进行了许多有哲学深度的思辨与追问，比如“我们格斗是为了什么？我们跳高是为了什么？”在纸先生看来，蟋蟀就是为了

格斗而生的。但在老蟋蟀口中，蟋蟀和蚂蚁是为了生存才格斗的。人类与昆虫对“格斗”与“生存”的理解完全相反，类似这样的“矛盾体”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是否暗含着您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独到理解？

赵丽宏：我小时候无数次看过蟋蟀格斗，它们在蟋蟀盆中拼死厮杀，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但蟋蟀的格斗也让我感觉到一种残酷和残忍，很多次格斗是以失败一方的残废或死亡为代价的。目睹那些再也无法鸣唱的失去生命的蟋蟀，让人悲哀。我曾为此困惑，也曾无数次自问：蟋蟀为什么要格斗？这样你死我活的格斗对它们有什么好处？我也想过，人为什么喜欢看蟋蟀格斗？小时候没人能给我答案。儿时读《聊斋》，我最喜欢《促织》这一篇。我曾想那天也能变成一只蟋蟀，就可以探知蟋蟀世界里的所有秘密，也可以用蟋蟀的眼睛看看人的世界。多年前，李国文先生主编一套《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请很多小说家用白话文改写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名篇，我就选了《促织》。在改写时我加入了自己对蟋蟀的很多想象，写成一个小中篇。这次改写更让我加深了这样的想法：我要写一个前人没有写过的关于蟋蟀的故事，写一个表现蟋蟀命运的故事，写一个人和蟋蟀交往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怎么写？写成童话，让蟋蟀见到人就开口说话，让所有的物种都具备人的习性和能力，毫无障碍地对话交流，这样，非人的物种和人没有了区别。这样的童话不真实，不是我想写的故事。当

然，《月光蟋蟀》这部作品是完全虚构的，它是一个蟋蟀世界中的人性故事，也是人类和蟋蟀奇妙邂逅，平等交流、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故事。这部作品里有昆虫动物世界中的故事，也有人对昆虫动物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前者是童话，是幻想出来的故事；后者是人类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把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想写的内容。可以把它视为小说，也可把它归类为童话。

写《月光蟋蟀》，让我有机会当了一回蟋蟀，并写出了酝酿多年的故事。小说中的两只蟋蟀“玉顶”和“铁头”追求自由和生命的意义，它们和我一起继续探讨着蟋蟀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和生命有关，更和人性有关。小时候没有获得答案的问题，也许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能够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并和小说中的生灵一起寻觅、体验、思考。

记 者：作品有一处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小男孩亮亮梦游时意外地打开了蟋蟀盆的盖子，起初玉顶以为亮亮要放它离开，在壁虎阿灰的解释下才理解并非如此，随后在“坚守承诺”与“追求自由”之间作出艰难抉择。其实，舅舅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借高利贷，后无法偿还高额利息而寄希望于斗蟋蟀取胜，严格来说，算得上是对玉顶的“道德绑架”。但它知道实情以后仍然选择留下，哪怕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蟋蟀的“有情”与“有义”，反衬出“和尚头”“高利贷老板”等人的“薄情”和“寡义”，您为何会在作品中作这样的艺术处理？

赵丽宏：小说中出现这个细节，并非构思中的预设。创作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写着写着，会改变思路异想天开，有神来之笔，故事也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小说中玉顶答应帮助亮亮的舅舅后，本来的构想是第二天进城去实现承诺，但感觉这样太平淡，是否可以出现一点曲折呢？我想起小时候遭遇蟋蟀逃走的情景：掀开盆盖，蟋蟀一跃而起跳出盆外，满地乱蹦，有时能抓住，有时眼睁睁看着蟋蟀钻进墙缝跳入草丛，不见踪影。有天晚上，盆盖没有盖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盆里的蟋蟀逃走了，让我懊丧不已。于是便构想出这个细节：进城前夜，亮亮梦游，打开了蟋蟀盆盖，让玉顶有了投奔自由的可能。在宝贵的自由之诱惑和困守樊笼的承诺守信之间，出现了极为艰难的选择，然而玉顶最后选择信守承诺，留在了敞开的蟋蟀盆里。人间有轻诺寡信，有言而无信，也有“一诺千金”的诚信，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赤诚。在以玉顶和铁头两只蟋蟀为主角的故事中，蟋蟀的行为，其实都是折射人间的品行。玉顶的行为，是有情有义、忠诚守信的君

子所为，这样的高贵品格，反衬的是人间的无常和无情。

记 者：此前，您创作过《与象共舞》《黑木头》《树孩》等展现人与自然万物深刻联系的文学作品，《月光蟋蟀》也延续着万物有灵的生命关怀，尤其是故事结尾蟋蟀“铁头”和“玉顶”在家乡的田野上重逢的时刻，让读者真正理解了“我在月光下歌唱，我是自由的精灵”的意义。能请您谈谈，作家要如何写好生态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怎么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传递生态意识、展现生态之美？

赵丽宏：世间万物有灵，生命之间如何互相关爱和尊重，确实是我在很多作品中表现的主题。但你提的问题，我很少做理论上的思考，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回答，通过作品中各种生灵的曲折命运来表现。我的《黑木头》《树孩》《小黑虎》《白雪公主逃亡记》《灰天鹅的奇遇》《树上的卡拉斯》等儿童小说，和《月光蟋蟀》一样，都是这样的实践。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必须尊重儿童，要有儿童的视角，有纯真的童心，有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场景和情趣。那些摆出架子教化儿童的作品，一定会被孩子们拒绝。

记 者：您不仅经历过中文系的学术训练，也有过多年文学编辑经验，兼具学者、编辑、作家多重身份。很多学者在评价您的儿童文学创作成绩时，都会提及“跨界”这个词，大家普遍认为您是从成人文学或纯文学“跨”进儿童文学领域的作家。近年来，也有很多作家和您一样，开始向儿童文学转型。您怎么看待这种“跨界”与“转型”？

赵丽宏：我并不认为自己写儿童题材的作品是“跨界”和“转型”。作家写儿童题材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作家都有童年，几乎所有作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写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些作家的童年回忆，并没有被人看作儿童文学，有些作家写童年生活，写儿童题材的作品，就被看成了儿童文学。这里大概有一个分界。有的作家写童年回忆，并不是为了给孩子看，是以一颗历尽沧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时光，传达的还是成人的看法和感情，即便是虚构的作品，也是如此。这类文字适合成人看，不被看作儿童文学很自然。有些作家写儿童题材的作品时，一颗心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作品的视角是孩子的，文字中的情感和趣味也是孩子的，人生的喜乐悲欢，在童年的生活中都可以得到体验。这样的作品，孩子喜欢，成人读者也有共鸣。这样的写作，仍是在文学的大花园里漫步，不必拘泥于“跨界”。

传统剪纸如何“活”在今天的绘本里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弯弯

□本报记者 杨茹涵

工，40岁学五笔，学排版，50多岁拿起画笔画油画、办个人展览……故事的轮廓出现了——关于一个姑娘成长的励志故事。妈妈还有很多乡村劳作的剪纸画面，我结合我们家庭的奋斗历程，梳理出了快乐的姑娘和憨憨的小伙共同建设美丽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的脉络。可以让读者从一个女孩的成长、一个小家的变化，去感受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时紧紧抓住“爱与被爱”这一情感核心来组织内容。譬如，姑娘年轻时爱弹琴、刺绣，裁衣，婚后爱田园生活，有了孩子以后，为孩子弹琴、刺绣、裁衣，延续这份热爱。她爱家庭同时也忘不了自己，比如，她修好了老古董风车，只为满足自己的小爱好。还有父母之间的爱，孩子对爸爸妈妈的爱，都藏在画面和故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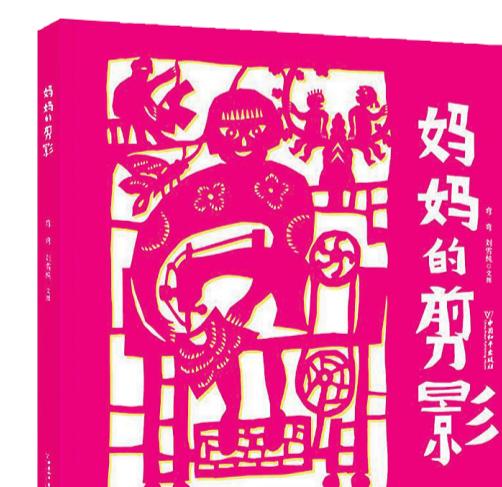
因为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能在细微处注入情感，引发共鸣。故事中最大的转折是爸爸坐火车离家学习，妈妈一个人带孩子打理农场，这个情节也是我们的真实经历：爸爸去北京进修两年，妈妈在老家带着我和哥哥，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整体结构有了，接下来就是图文的搭配还有逐字逐句的斟酌调整。通过与出版社的团队一起打磨，重新梳理、组合，这些看似散落的碎片汇聚成了一条温暖而连贯的生命河流，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付出与传承的完整故事。

记 者：您在书中为母亲的剪纸重新上色，用色彩表达情绪和氛围。能否谈谈色彩设计背后的思考？例如，为什么选择粉色代表少女时期，又是如何通过渐变色增强情感层次的？

记 者：书里的剪纸是我妈妈的生活，她剪自己种地、做饭、唱歌、踩缝纫机，她剪和朋友露营、剪那辆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她带着我和哥哥找在北京进修的爸爸，在人挤人的车厢里给我们找了两个松快的位置——躺在别人的座位底下。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叙事关联，在排版软件里被我筛选、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文字的创作和形式的呈现竟然逐渐清晰了起来。

从画面里可以找到一个姑娘恋爱、结婚、怀孕、育儿的生活轨迹，同时联想到妈妈乐观的性格和她的传奇经历——连省城都没有去过的她，独自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从湖南乡下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学习了3个月的剪纸，为了照顾我和哥哥，家务缠身，卖过树苗、做过食堂打饭员、清洁



《妈妈的剪影》，弯弯、刘雪纯文图，中国和平出版社，2024年5月

得很突兀，也不会让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主角“快乐的姑娘”一开始用粉色表现，是想营造出轻快、美好、浪漫的氛围。还有一些颜色也是营造氛围的，比如亭子里照在两个人身上的朦胧月光，那一抹清冷的亮色勾勒出两个人的轮廓，传达出离别的伤感，无须文字也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朋友们聚在一起篝火晚会的场景中，蓝灰调人物的身体边缘染上些许暖黄的火光，暗处的猫头鹰眼睛闪闪发光，画面瞬间就有了诗意。色彩的变化，为画面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和细腻的情感。

记 者：您既是图画书作家又是美术编辑，在数字化处理传统剪纸艺术时，您是如何做到保留手工质感的同时又增强故事表现力的？

弯弯：剪纸需要先扫描到电脑，再把背景去掉，然后换上颜色。在处理时，我特意保留了轮廓边缘一些剪刀留下的毛边和缺口，这样更有手感，也符合故事的拙朴气质。有些剪纸因为与文字内容不搭配，我做了修改。比如，妈妈给宝宝换尿布那张，原作剪的是剪带的场景；婚礼那张的头纱，也是后来加上去的；牛犁田那张里的水塘、禾苗、果树等，同样是重新添加的，目的是让跨页画面更丰富。

这本书的亮点，应该是书籍的装帧设计：亮



弯弯和妈妈刘雪纯

眼的桃红色护封用了专色印刷，很契合这本书的女性视角；护封和三张内文跨页采用了激光雕刻，让剪纸风格在镂空和光影效果下更具艺术感。不过，为了避免激光雕刻时出现不完整或断裂的情况，我需要调整过细的连接处——为避免影响整张画的视觉效果，只能局部做细微的调整。尤其是火车那张，细碎又繁复的修改工作，特别需要耐心。此外页面的排版、图文比例的协调以及多页之间的连续性和节奏感，也都综合考虑了进去。作品还获得了新闻出版署的全国新闻出版行业设计技能大赛职工书刊设计一等奖，这也算是对我的“美术编辑”这重身份的肯定。

记 者：您母亲为了学习剪纸曾远赴新疆，未来您是否计划继续以剪纸或其他传统艺术为形式创作更多作品？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有哪些期待？

弯弯：现在我正在创作一本关于搬家的图画书，和我之前出版的《回乡下》《和我玩吧》一样，灵感也来源于我的童年记忆。之后或许会继续创作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载体的作品，作为《妈妈的剪影》的系列作品。最近，我还在为一个展览创作《妈妈的剪影》的相关装置作品，我觉得这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好机会。未来，也希望能力办一个有趣的绘本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展览。

上，她会剪一些小动物剪纸，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和工作人员。

记 者：绘本中不仅讲述了母亲的个人故事，也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与家庭情感的传承。您希望通过这本书向孩子们传递哪些关于家庭、传统与爱的观念？

弯弯：关于“家庭”，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而是藏在像缝纫机这样的小事里，比如妈妈用它给我做漂亮裙子，把旧窗帘改成抱枕，“嗒嗒嗒”的声音里，藏着“为家人动手付出”的温暖，也藏着“把普通日子过亮”的智慧。我长大后成了妈妈，才懂这种“为爱的人花心思”的心意，会一代代地跟着家的印记走，这就是家庭最珍贵的样子。其实，家庭里更藏着“我们一起努力”的力量，这种“一起扛、一起闯”的心意，会比任何东西都更牢固地把一家人绑在一起，最终变成我们心里最珍贵的记忆。

关于“传统”，书里除了缝纫机，还有琵琶、刺绣、蜂窝煤等老物件，它们不是“旧东西”：琵琶的声音、刺绣的针脚、蜂窝煤旁的烟火气，都是我们小时候的集体记忆；而剪纸这门老手艺，更像一双“会说话的手”，让老物件有了新的生命力。老物件所承载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与文化深度，也借此故事，自然地走近小读者。原来，传统从来不会消失，它就藏在这些摸得着、看得见的手艺和物件里，跟着我们的生活一直“活”下去。

关于“爱”，我想表达的是：除了对家人的爱、对生活的爱，还有对自己的爱——为爱的人付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取悦自己”，葆有自己的爱好和梦想。

记 者：《妈妈的剪影》是否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您是否计划继续以剪纸或其他传统艺术为形式创作更多作品？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有哪些期待？

弯弯：现在我正在创作一本关于搬家的图画书，和我之前出版的《回乡下》《和我玩吧》一样，灵感也来源于我的童年记忆。之后或许会继续创作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载体的作品，作为《妈妈的剪影》的系列作品。最近，我还在为一个展览创作《妈妈的剪影》的相关装置作品，我觉得这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好机会。未来，也希望能力办一个有趣的绘本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展览。